

詩經說約

25

□ 12
3510
13



門口12
號3510
卷13

聖

詩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五

頌

頌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察訂

頌者宗廟之樂歌。太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說通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曰。此特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

詩經說約

卷之二十五

頌

詩經

昭
今田
4
4
代

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歌僖公功德繞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蘇傳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於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靜也肅敬雖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雒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

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生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太全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故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東萊呂氏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華谷嚴氏曰對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總事也○新安胡氏曰此詩唯一句說廟後皆從與祭者身上說詩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奔走而敬恭嚴事者無厭斁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

至善淪肌夾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教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拚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如在其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豐城朱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公侯，則肅雖顯相，肅雖即文德之謂也。甲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文德即肅雖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尚，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鳴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曲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莞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太全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竝祭，統於尊也。○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唱歌，三歎，謂三人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三歎。

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
 ○朱子曰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
 之類○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
 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
 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
 歟

古義倪氏云詩傳謂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然朱子又
 言一唱三歎者一人唱之三人歎之如今人換歌之類盖
 每句而四人歌之則成四句已似一章而句末一字自然
 成韻

麟按此說亦本魯詩世學未知是否至此章雖無韻然當

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兩句一連平字疊敘猶無疑也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
 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
 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
 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
 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大全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
 三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結言之蓋有
 不容擬議者

六帖釋師道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不顯而純猶言虛明不雜也○穆即是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即是說不雜者之顯著如晝夜寒暑循環無端於穆不已乎如金之在鏡如日之中天顯哉純乎

說通穆不已不顯純相足之詞非兩層

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替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主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我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主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孔疏曾猶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其皇祖文王烈祖康孫是

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

跡義受之即服膺勿失之意蓋存之謂也存之而弗忘則行之而弗悖矣道者純德之見於行事者也謂之篤厚之則存之尤弗忘行之愈弗悖矣○此則嗣王有望於文王之意謂自今至於後來皆欲法其不已之德夫文王之德如此而我未之能者正當憫恤之也故願有以昭示於感格之際使神會而心得之庶幾法之於今曾孫法之於後也

六帖德厚者福澤長故遺休及於子孫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駿惠之謂也○薛仲常曰大順篤厚中有變通廓大意但總歸於一道不失為順且厚耳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主皆當法文王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章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魯孫篤之又望於後人之辭也

秦家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禋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

維周之禋祥也然此詩疑有關文焉

麟按肇禋只舉其時大全雜入祀典非是注自始祀自字本明也始祀謂武王有天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至今內包成王意在禎者吉之先見者也以已然信將然故云首二句無韻一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截下三句裡成禎為韻一截○此篇既稍有韻而前二篇無韻者恐亦是後人不解推不去耳然如魯詩世學之於清廟既字為叶而又以為非自然亦終不足信者也維天之命六帖以韻次矣而說亦未詳故不混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疏義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與麟按歌烈文當連其在此時讀益疑詞也六帖詩通引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

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於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

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疏義取之有制則不封用之有節則不靡序者君位相傳之次

序也

六帖張叔翹曰繼序皇之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錫福報功

俱以及字孫為極故自其極處言之

麟按無封二句起下戒功當言其已然非戒詞也注又念字本

明又詩說云此詩朱子於前二節只以言字起至末節則云又

言又之一字是報功之時又戒勉之也尤明太全此節內即入

戒意非是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

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疏義四方訓之其化行也百辟刑之其法著也

太全黃氏曰此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

麟按莫強莫顯似贊詞四方訓正莫強百辟刑正莫顯與抑異

也前五即廟中所見不忘前王即廟中之人就現前喚醒極佳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彊兩韻相叶，未嘗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第十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

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五叶韻也。

麟按：魯詩世學暨古義，又各有叶法，然似俱未順，姑闕。

祀先王先公也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

○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

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

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疏義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

祖，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

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阻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

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作屏脩平之類，是

養之作之之功也。至柝械拔矣，行道允矣，而致昆夷之駭，則

安之之功，又可見矣。○天作高山，可為興王之地。太王承天而

創業，文王繼世而成功。治險為夷，如此其難，可不世世保守之

乎。上對天作曰荒，下對康之曰作，某即作也。既能因天所作而

作之，又能傳及文王，使安之，貽謀遠矣。○永無隳斯，可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太王治荒之

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太王與天同功也。

通解按：祖字本文作祖，集傳作祖，始如大學親當作新，其實解

作咀。但不敢擅改經文耳。此正朱子所謂漢儒釋經不得已之
斥例也。

六帖徐士彰曰。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人物盛而都會開。文
章極而天造畢矣。○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創守之異。○天作作
字與作邦作字同。

古義鄧元錫云。曰荒。括諸疆理宣敵林度築削作廟立門之事。
曰有夷行。括拔允夷家之事。蓋綿臯矣。數十百言括之。數言中
而足也。陳際泰云。祖宗之建國也。據形勢之便。有天意焉。有地
利焉。周太王於岐山。用是道矣。文王奄有天下。三分之二。幾於
改物。然先定根本。而後能有所以立。以徐候乎天下之自集。至子
孫始用。汧渭之地。捐以予秦。及詩人有作而已。知秦之侵奄。及

終南駸駸乎吞八州而朝同列。嗟嗟使子孫誠能保之。而可以
有秦哉。黃佐云。春秋公入枋。鄭伯假許。聖人譏其有無親之心。
謂其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也。岐周之地。荒之者太王康之者
文王。創立之難。有如此者。後世子孫懦弱。舉而棄之。如敬。徒然
無親之心。孰甚耶。
麟按集傳。行。叶戶郎反。與荒康為韻也。通解云。六句。截是六帖
云。末句獨韻收。

天作一章七句。

疏義詩意首尾。主岐言之。故知為祀太王之詩也。

吳夫有成命。二后受之。成主不敢康。夙夜其命。宥密於緝熙。單厥
心。肆其靖之。

郊祀天地也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辭。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太全慶源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戎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絕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

六帖徐士彰曰：靖之事有休養安輯之意。蓋文武開創，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沒不可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始末易言，獨周家為不然。此以知成王之功大矣。○肆字訓故今也。故字是今字尚在，可否間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說，詳語意及肆不珍厥愠等句可見。○張叔翹曰：繼世之主多自以為帝，寵承

詩經卷之二十一 周書卷之二十一 肆

休可以晏然無事於是逸豫滅德而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故
頌成王者先之以不敢康蓋以積德者承藉天命之基而不敢
康之心又積德基命之本也積德之極至於宏深靜密皆不敢
康之心為之也殫厥心者即殫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
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頌成王之德亦以垂後
世之戒也○黃氏通解曰基命二字詩書皆稱之詩自人言書
自天言曰不敢康即所其無逸之謂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者即
皇自敬德之謂也曰緝熙殫厥心者即篤前人成烈之謂也
麟按如六帖諸說則集傳能保其所受之命亦即謂成王際甚
昊夫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大全問康王何緣無詩朱子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
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
上說去不知怎生地

辨說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
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
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主乃獨不得
獲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
古義鄒忠胤云竹書紀年康王二年吉禘於先王更定樂
章此類是已

祀文王於明
堂也

我將我寡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

守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於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疏義奉而進之曰將奠而獻之曰享○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

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

右有尊義○東萊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

天而次言祀文王以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

麟按集傳右叶音由與年為韻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

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者有以見其必

然矣。

六帖張叔翹曰本文其字既字自是詩人用字之法注中不敢

必與蓋有以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辭不必拘拘於此矣生纏

繞○又曰儀式列皆法也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

在皆先民之例大全注嚴氏謂法之不巳劉氏謂亂法之甚輔

氏又謂疊言之見凡所云為動作皆不敢忘文王者皆非也

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與方王為韻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有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

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麟按上二節語氣雖有斟酌然皆冀望之詞故此即承云既皆

詩經言 卷二十一 十一 續編

右享降鑒。又是推原右享之意。○六帖云。末三句獨韻。收古義。云。或云。此詩以三之字為韻。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甕。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

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下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太全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祗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為曲盡矣。○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神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

配帝須以父也。○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配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主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創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總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崇祐以為帝陶匱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古義予及蔡邕獨斷皆云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按孝

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今觀此詩以天與文王並言則所云祀文王明堂者為祀上帝明矣其曰宗祀者何也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古廟中獨舉木禮於下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於明堂此義類也

麟按禮書云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于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

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此於前大全語頗解一結。然亦恐是杜撰。○又古義云：鄭玄云：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又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謂明堂即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愚謂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自武王之時，業已有之。樂記曰：武王克殷，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然亦不獨武王有之。淮南子言：棟農之世，祀以民堂。新論亦云：神農氏祀明堂，有益而無四方。又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則明堂為祭祀之所，自上古而已。然矣。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禮，本昉於周公。孝經以此贊周公之孝，而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所謂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未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至周公始能成之。假使文王無周公，則雖有盛德，亦過供而不章矣。以此論孝，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義，但誤執嚴父二字，以為凡為父子而有天下者，必尊崇其父以配天。而後為孝。西漢孝武始建明堂，固以高帝配矣。其後又以景帝配。唐初以元帝配。其後以高祖太宗配。及孝和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元和時，以順宗配。穆宗即位，以憲宗配。宋初以宣祖配。後以太祖配。既而真仁英神徽諸宗，皆相繼而配。莫有能正其失者。惟東漢明帝時，以光武配饗明堂。迄章安而後不變。識者稱為近古。

善乎司馬光之推言之也。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其辨，本明足破千古之惑。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巡守告祭
柴望也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伐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釋文：守本或作狩，柴說文字林作紫。

本全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云：殷猶衆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九峰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歲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具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蒹，設表望是也。○孔氏曰：武王巡守，至於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也。○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

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徐氏曰：子者親而愛之也。○華谷嚴氏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其王也。○安成劉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於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先王維后，先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辭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通解今考武王在位方及五年，朱傳引子有二年云云者，何也。蓋此詩雖武王巡守作，而後主巡守因而皆用，故朱子又舉周家一代之典見於周禮秋官太行人者如此耳。其實說此詩者只宜在武王巡守之初說。

麟按：武王在位五年，鄒傳闡云：受命不過六年，不帖又云：克商七年而崩，各不同。虞書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禮記外傳云：夏

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狩。

實右字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懼，柔有神及河喬嶽，先王維后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古義序鄭云：次序也。曹氏云：帝王之傳序也。錢氏云：謂以周繼夏商也。季本云：實右序有周，猶曰曆數在爾躬也。薄發語，聲錢云：震之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改之意。疊字本作疊，以三日從宣揚，惟說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王莽嫌三日太盛，改為三由，今訓為懼者，以罪既定則將施刑，故有恐懼之義，或

通作懼莫不震疊者言有邦諸侯莫不因王之震動而各懷恐
 懼也懷者招來使就己之義柔者和順不相拂之義曹公祭法
 曰小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溥夫之下莫非水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
 祭焉楊氏云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各祭四方山川之神故曰百
 神非必不下下之神也錢云河無汎濫兵無騫崩便是懷柔焉
 河嶽感格百神可知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

戢聚囊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
 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

之德以布陳於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
 謂肆夏以其有肆於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
 右序於我周也故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
 享蓋王巡狩殷國則諸侯畢朝羣祀具舉故也信乎周王之為
 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有周而下則言已然之事
 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有期其賞如此也式序在位
 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
 洽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
 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亦
 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

周不在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王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渠執競也渠思文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祀武王也

通解上二句有是心則有是功下二句有是德則有是命

麟按康王名釗成王子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疏義此則指言其不顯之實也總明以昭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愧乎武王功烈不待形容成康顯德則有不吝不言者故又特致詳如此

古義自彼者追數昔日之辭

鐘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嗶嗶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疏義此以下言今日致祭之事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友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久而未艾也

麟按六帖前三節以王康皇康方明嗶將穰為韻後一節以簡反反為韻第二節集傳明叶謨郎反

軌疏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麟按昭王名瑕康王子

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常命率育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孔疏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嚴緝李氏曰后稷教民稼穡但養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惟美后稷乃

以陳常於時夏言者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故僻邪侈無不為也

大全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

六帖邵二泉曰來年與天地俱生至稷而後識之以為粒食之輔故曰貽我來年帝命率育維書曰天錫來年曰帝命其事一也叔翹曰此二句當重率育意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民非來年無以續食便有生養不偏處故此來年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始貽之則樹藝之教於是乎備生養之利於是乎周而偏天下之民無復有阻飢之患矣是以云云如此則上下承接有情若如時說重帝命而曰稷特承天之命而播之耳則不見

重稷之意矣

麟按思文文字便短下陳常常字疏義云此謚法經天緯地之文是也太段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看觀集傳一且字作轉可見其韻叶則集傳魯詩世學六帖古義各異姑闕○如集傳則育叶曰逼反界叶訖力反是與極為韻也然不應音二句尾一句皆無韻且界字有韻而夏字無韻則疑口氣於爾東一頓無此句連上而不屬下矣輔注之失亦以是也六帖則欲上六句以天極育為韻下二句以界夏為韻近矣魯詩世學云天叶訂力反畧同但考字彙天本他全切一他郎切一叶他經切音訂則吳才老曰周易與毛詩凡天皆當為此讀今詩集傳天字每云鐵因反者是也此外並無以去聲為讀者不知二家何本古

義則界亦叶訖力翻云凡篇但用稷極界三字為韻又一說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嚴緝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
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至不正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黃氏曰
生民為述事之辭思文為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與
大全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
矣○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
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
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諸侯助祭
於廟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也嗟嗟重歎以深教之也且士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
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羣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
女當來咨度也

鄭箋咨謀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命也官皆無詩而特命羣官則有詩者想是
周人以羣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
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况於后稷教民稼穡之
事乎羣臣百官或有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通解羣臣百官謂鄉邑之官有司稼司農都鄙之官有田正田
畷之屬

講意此詩始置農官而賜以成法也詩即作於賜成法之時非
昔已賜

麟按王亦成王自謂也雖曰王登爾成實即王戒之辭○此
節總注云先言者蓋未舉其實而先示以當謀度戒之之意也

故下節總注云此乃言戒之事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痔乃錢鏹屯觀銓父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畲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

年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
眾人甸徒也痔具錢鏹鉏皆田器也銚穫禾短鎌也父穫也
○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畲矣今如何哉然麥
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
畲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畲而又將忽見其
收成也

蒙緝亦文何求曹氏曰言不可捨農事而他求也○既莫春矣
他又何所求乎唯農事不可緩耳新由畲由今如何也

疏義甸治也甸徒謂治田之人
大全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蓄初及草也二歲曰新由始為田也
三歲曰畲乃成熟也○孔氏曰鏹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

八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鉞然後成農三者皆田器也○三山李氏曰惟能耨乃錢鑄乃能有銚艾之望○豐成朱氏曰當知錢鑄之用難在於春莫之時而銚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月特奄忽之間耳

古義錢說云云鉞也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鉞季本云錢之為鉞說者不詳據孔氏以鉞為七邊反即今之鉞一謂之鉞所以起土可用于耕蓋耨類耳鑄毛云鑄也鑄亦作耨世本云垂作耨韋昭李巡皆云鉞也郭璞云鋤屬高誘云耨芸留也六寸所以八苗間也考土託云攻金之工段氏為鑄器又云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錢耕時所用鑄耘時所用注子所云春南日時草木怒生鉞耨於是乎始修是也孔穎達引管子

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鉞蓋此三器者分耕耘刈三用關一不可故云然

麟按古義工公東韻王釐以下俱無韻未詳六帖則欲以如金為一叶鑄艾為一叶今考字彙鑄無計始之理且此章與前思文章文定似俱本豐氏不知豐本自改經為序乃錢鑄奄觀艾經故遷就相叶耳仍云銚艾無其說也今思會既叶如則集傳艾音刈字彙刈倪制反音藝遂連茹會艾為一韻作一長調何如安得起艾定而質之○據豐氏會叶音豫然在字彙亦無其說

臣工一章十五句

意喜戎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賦也。意喜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雷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令一川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大全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豐城朱氏曰。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主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蘇按。魯詩世學。穀叶古以反。集傳耦叶音擬。疑一韻。六帖爾穀一韻。里耦一韻。然不詳其說。

意喜一章八句

疏義。且土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歟。况或以此為頌。則其列於頌也。尤宜矣。

二十五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二王之後
來助祭也

板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膺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於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備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呂記孔氏曰澤名為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雝

疏義天子祭宗廟則歸之膳祀宋來助祭則拜以謝
大全孔氏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也又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滅商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又封微子於宋○三山在六曰

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家也
在彼無惡在比無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輩冥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麟按前一說本鄭箋也鄭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尤明○六帖云夙夜者循環無窮之意說通云庶幾幸之也○此兩節周頌中韻叶之最公

秋冬報也

明又不辭費者前節中亦有斯容一亦字一斯字便連服鷺作
議論故當屬賦體○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
助祭之臣然但言助祭亦泛恐是二王之後來助祭而獻之
詩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溼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
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烝進畀予
洽備皆備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
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

將羔編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稌粳也職方氏謂雜糞高燥其穀宜黍荆揚
下溼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溼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
無所不熟○豐城朱氏曰此詩朱子謂報賽田事之樂歌集傳
神字正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
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
之際以降福孔皆歸功於其神焉

麟按集傳稌廩無叶皆叶舉里反則雖秬醴以下每句皆韻然
必上六句以各三句為一截末一句總結為不易也百禮即貼
祭祀為提亦不必開看

豐年一章十句

有警有警在周之庭

賦也警樂官無首者也○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

句總序其事也

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疏義庭廟庭也

大全鄭氏曰警矇也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警四十人

中警百人下警百六十人眡瞭者相之眡瞭音視了○濮氏曰

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於祖廟此工歌也○朱子曰祖通言

先祖

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業虛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鞀

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棟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曰氏足鼓

殷楹鼓周縣鼓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傍耳

還自擊谷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柄之令

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攷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組銘

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篴供兩

而吹之者也

毛傳業木板也所以飾桐為縣也提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

為虛衡者為桐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祝木控也圉楬也

釋文鞀字亦作鞀棟音亂遂字又作篴

孔疏既有警人又使人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虛

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屬之小鼓又

有田之太鼓其鼓懸之虞業為懸鼓也。又有鞀有磬有祝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周禮瞽矇為太師之屬職播鞀祝圉簫管弦歌釋器云。木板謂之業懸之橫者為柶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柶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禮考皆言柶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柶文皆與虞相配。柶業互見明一事也。釋器云木謂之虞郭璞云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木則柶亦木為之也。虞者植於兩端柶則橫入於虞其柶之上加於木板側著於柶其上刻為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箄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箄飾之以鱗屬以木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統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統者統謂懸之繩也。樹柶置柶者置之於柶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壁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壁翬注云周人畫繒為翬載以壁垂五采羽其下樹翬于簏之角上飾鞀多是也。釋樂云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鞀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否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

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箄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箄飾之以鱗屬以木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統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統者統謂懸之繩也。樹柶置柶者置之於柶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壁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壁翬注云周人畫繒為翬載以壁垂五采羽其下樹翬于簏之角上飾鞀多是也。釋樂云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鞀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否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

也而大殷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
 鼓也柷木控圍榻者以樂記有控榻之文與此柷圍為一故辨
 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言柷用木則圍亦用木大師注木柷
 故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皇陶謨云合止柷故注云柷狀如漆筒
 中有椎合之者柷於其中而撞之故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
 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故謂之鼗郭
 璞云柷如漆筒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柷之
 令左右擊正者其椎名也故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故刻以
 木長尺櫟之斲者其名也此等形狀益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
 其柷與圍故古今字耳○警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
 為警矇故連言之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小師是以才

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春官序於警矇之下云視矇三百
 人則一警一視矇也注云矇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太師之懸凡
 樂事相矇注云大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土是主相矇又設懸
 也○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箛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
 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箛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
 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易通封驗云簫長
 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
 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管如笛併而吹之
 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太予樂
 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簫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簫簫高
 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六孔

疏義櫛音歷稍也掠也○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主乎衆音磬
以收乎衆音祝以起樂圍以止樂既皆言之而又曰備乃奏又
至於蕭管之細亦備舉焉則餘不言者在其中矣

太全禮記明堂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
之奠虞也○曹氏曰足鼓則以跌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
始垂於奠虞故謂之縣鼓也

古義劉焯云軌導也所以導樂作亦作鼓爾雅云大鼓謂之麻
小者謂之枹又作鞀月令云修鞀鞀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太
皷謂鞀陳揚云鼓於鼓為小所以兆奏鼓者也鼓以節之鼓以
匪之作樂之道也鼓則擊而不播鼓則播而不擊陳祥道云祝
方二尺四寸陰也鼓二十七鉏鋸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

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徐光啓云祝之制亦
虛蓋聲之所出以虛為本也圍之制中實蓋聲之所止則歸實
也王邦直云樂記曰聖人作為柷敔柷敔柷柷柷柷柷柷柷柷柷
不言祝敔而言柷柷者柷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柷
敔以伏虎為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柷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
聲之伏也樂由之止焉亦陰陽之有也

麟按周鼓皆懸則曰既大鼓不必言矣應為小鞀懸之與否固
不能辨也顧伯欽曰若小鼓皆懸則夏后足鼓小鼓皆足矣竊
恐足長則制不稱足短則難於擊如何是好殊發一笑祝敔集
傳連底柶之虞頗不能句圍背村塾皆云有二十七鉏鋸刻而
亦不知其作何解今觀孔氏有椎柄連底之說而始知祝之推

連於底者其柄也。字彙云：桐引也。動也。動之則左右擊亦如播
 鼓而耳自擊。但彼擊之於外，此擊之於內。耳禮書云：鐻鳴自內
 鐘鳴自外，亦其義也。則今但於中有推連底句，桐之句，今左右
 擊句，而理自明。圍以背上有二十七，鉦銘刻句者，恐是沿疏義
 益彼於此下入小注云為鉦銘刻者，凡二十有七也。今詳文意
 枳圍既皆木為則釋枳處云以木為之矣。釋圍處固未有明文
 也。疑當於鉦銘句而下於刻以木句長尺句刻以木者言以木
 刻為此伏虎之圍。背有鉦銘者其長則尺也。即或謂圍不當止
 於竟尺之短圍。陽數亦不應以十寸為限。則刻以木長尺。櫟之
 自連下文為刻其所以櫟之之具。善背上二十七，鉦銘刻之讀
 斷未可矣。禮書亦云：敵二十七，鉦銘陽也。無刻字。字彙：鉦銘不

安貌。當是背上斑文。突乙。虞易：令作聲耳。集傳以上叶聲字次
 節叶庭字却奇而確。奏叶音祖。續按尚書孔氏疏：敵狀如伏
 虎，背上有刻，憂之以為聲，則疏義及今村塾所讀之說也。吾友
 汪元杓句讀蔡傳背上有二十七，鉦銘刻以櫟櫟也。櫟長一尺
 以木為之，則愚所疑後一說是也。無云以木即為伏虎者，然據
 孔氏則枳敵且以為憂擊故曰憂之，以為聲又何定解乎。寧從
 蔡氏傳汪氏句讀耳。

嗥嗥聲。肅雅和。嗥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蕭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
 後者，猶言虞實在位，我有嘉賓，蓋尤以是為盛耳。
 通解：永觀厥成，曹氏曰：觀之無厭數也。勿入興亡之感為妙。成

字不須說出九成舜韶九成周曰九成注固曰樂闋也如蕭韶云六如字自明

麟按是聽平聲讀為妙以我客戾至為盛失渾厚之意似不可不

有瞽一章十三句

大全樸氏曰始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鰈鰒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猗與歎詞潛慘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

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鰈白鰈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歌也

鄭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孔疏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月既寒

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雁水涸

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也月令季冬乃

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云王者不親

取魚以薦廟故親行

大全慶源輔氏曰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季春薦鮪乃

序說也

通解此雖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而兩祭

六帖黃氏讀詩彙測云潛深處也毛氏訓作糝則是積柴以養

魚矣不知漆沮之中如何積柴以養之也江海多魚豈皆積柴

以養之歟此說良是一方憲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

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

說通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人原廟薦新之意西北少魚故重之獨言漆沮即不重與王亦非無意之言。

古義鄭玄云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渙非常事重之也孔穎達云

按仲秋以大嘗麻季秋以大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親往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又云句

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

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是也應氏云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

所尊故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

享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秋嘗曰嘗

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致其孝也有鱣一白多魚之實也

鱣鮪詳見碩人篇羅頌云鱣蓋鮪之類常三月中從河上於

津捕之淮水亦有之鮪出海三月從河上來許慎謂溯河而上

能度龍門之浪則得為龍今鞏縣東維度北崖上山腹穴舊說

此穴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而來入河又云孔子曰食水者善

游而耐寒謂魚類也鱣鮪之類雖食於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

曰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羞露而食故鱣鮪不善游

冬乃岫居入河而眩浮亦其驗也水經注云鞏縣北有山臨城

謂之釜泉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

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來游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

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

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也按周禮天官獸人職云春獻王鮪月

詩經

卷之二十五

魚

鱣

令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友乃告舟備具於天子馬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夏小正則以三月祭鮪戴德為之傳三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陸佃亦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北上龍門入漆沮見自而目眩故詩言漆沮及河通道此魚鮪說文云白鮪也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鮪又謂白條此魚好游水上故莊子觀於濠梁稱條魚出游從容以為魚樂明遂其性也淮南子曰不得其道若觀條魚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此魚好游也陸云鮪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鮪也今江淮之間謂之鮪魚性浮似鱮而白蓋鱮必嘗鮪謂之鮪其義一也麟按集傳祀叶遠織反福叶筆力反六句三換韻○鮪白鮪也

詩瘦閣大全本獨作白獻也誤獻漁同上云獻人職是已莊子條魚之條於求反音由又田聊反音迢則此田聊反也鮪魚音地為最小魚非佳產
潛一章六句

詩經說納卷之二十五終

詩經說納
卷之二十五
詩經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六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祀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疏義輔氏曰不和則有勉強之心不敬則有怠惰之意愚謂來雝雝至肅肅互言以見和敬之兼盡也和敬兼盡則嚴而恭和而節禮有全體而德容無所病矣
六帖徐士彰曰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祀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疏義輔氏曰不和則有勉強之心不敬則有怠惰之意愚謂來雝雝至肅肅互言以見和敬之兼盡也和敬兼盡則嚴而恭和而節禮有全體而德容無所病矣

六帖徐士彰曰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

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蓋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
 王者天子之孝也○孝孫主祀無有二段淵然默然潛孚默感
 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穆穆方與神明合德
 古義來者非一之辭孔穎達云彼從本國而來也至者至於周
 廟也止語辭維字重着閔光德云有字正與維字相應便見非
 復大夫助祭意天子以後言武王自謂也漢書韋玄成云唯聖
 人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助祭尊親之太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麟按集傳雖與公叶篇內同古義雖公冬韻肅穆屋韻通篇俱
 隔句用韻蓋一章四節十六句八韻亦整律之至奇者

於薦廣牲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歎詞廣牲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
 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太哉
 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疏義對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所至
 故不同

太全臨川王氏曰大牲碩大肥臚之謂也

六帖顧大韶曰於薦二句疏云於天子進大牲之牲辟公助我
 陳其祭祀也絳旨了然今人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牲不知周
 禮九責唯侯服貢祀物亦謂入貢時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
 之乎天子自有敎人充人等官其牲何所不備而乃取於諸

侯也商頌太誓是承句同此綏予孝子不應作疑詞蓋此是徹祭之歌耳

古義按橫量曰廣廣牲即維詰所云駢牛一者麟按集傳考叶音口古義牲考有韻祀子紙韻

宣指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通指知燕安也○此美文主之德宣哲則盡入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主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諱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未失也

疏義以名號之謂夏商之君不諱名如此啟與不甲之類皆名

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人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其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平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毅而後世之臣有孫毅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主名班而書曹伯班簡主名夷而書曹侯夷皆未嘗諱

通解宣通於事哲明於理宣指文武俱要着文王實事說克昌厥後後字自指文王一身言觀下綏我二句可見

麟按集傳天叶鐵肉反古義入天真韻后後有韻○詩通云本文只言燕皇天而注就及字看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

則天心安也。克昌就文王得天眷上說後即武王自言不須猜出。

綏我者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乎烈考文母也。

太全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安成劉氏曰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天。其義可互見也。

詩通末二句即指當日之事。

麟按集傳考亦叶音口母叶滿彼反古義壽考有韻祉母紙韻。

古義又云此篇句句隔韻矣。而第五七韻又承第三韻第六八韻又承第四韻。

雖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益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大全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

古義陳賜云大祭祀告利成之後徹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黃佐云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鷩休有烈光。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載前曰和。

於上曰鈴。中央有鸞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
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孔疏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為然。無正文也。釋夫云有鈴曰
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
在旂上。○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非諸侯自
言曰也。

嚴緝杜預曰。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李氏曰。烈大也。
疏義法度。泛以朝廷典禮言。

六帖鄒子靜曰。此篇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詩之作。則為助祭。
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詩之作。則重田獵也。
率見昭考。以崇以享。

昭考。武王也。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
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言
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嚴緝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

輯錄通釋曰。后稷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
穆。通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
也。

通解孝享。以王者言。而諸侯助之。觀下節注。又言孝享可見。
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是與上節為韻也。詩說云。觀注。先乃又
三字。本當三開說。而看二節。略有相粘意。當此處。終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之多福。俾緝熙于純。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疏義求言保之只是長有之意以介眉壽則長有多福矣。因諸侯來朝而使之助祭因諸侯助祭而得以受福。麟按疏義大全祐後五反嘏叶音左古義聲韻古義又云徐光啟云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秦人功德碑本此則是上三句言祭而獲福而下三句歸功於所以致之之由純嘏即多福變爰成章耳不必如疏義有漸進極盛之說也。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敦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鄭箋其來威儀萋萋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孔疏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

嚴緝重言有客喜之也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
杜詩云待立小童清也

大全孔氏曰命敬子為宋公代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

麟按亦白其馬句雖關係要是點景語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

因文知事者雍之文母載見之昭考此篇之亦白其馬雖好辨

者不能異辭矣集傳馬叶蒲補及古義摩韻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執以執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執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

去也

麟按言授二句商量擬讓之詞非已然事馬集傳曰同上昔云

亦蒲補反也連上節為二韻但上三句無叶○次節帶叶上節

頗與載見一例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

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

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麟按已追之又綏之是兩項然俱非實事末二句說通云言可

留之意而不言客之可留言外之皆長矣易也通解云坦易非

不難之謂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過劉者

定爾功

詩經

卷二十一

六

詩經

賦也。於歎辭。皇大過止。劉殺者。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古義通篇俱無韻。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

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大全禮記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赤木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建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于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

古義序云。奏大武也。唐孔氏及朱子皆謂周公象武王之功。作大武之樂。蓋本於明堂位篇。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之說。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以武名。四代之樂。如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稱大者。以功成作樂。為一代大事。

故耳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賈公彥云舞人須有限約立四表以與舞人為節別也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三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十表為六成陳祥道云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舞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今治際

臣故散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陳暘云文舞一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與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為九而乾用之參夫之數也文樂陽也其成以參天之數武樂陰也其成以兩地之數亦節奏自然之符也又云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寔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古者帝王之於天下入則揖遜出則征誅其義一也然以文得之者必先乎文以武得之者必先乎武各適其時故也

麟按舞有綴也表位南北往復後世梨園院本之濫觴與今踵而行之者乃如王偶或失其故矣
臣士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是考永世克考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罔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筮筮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蘇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麟按集傳造叶徂候反萃叶呼候反古義有韻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生澗引此句類注亦云若神明臨其前廷是也

麟按集傳庭叶去聲下二句易明無注

於乎皇王罔忘罔忘

皇王兼指文王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罔忘此序而不忘耳
通解序字與文武之業業字不甚遠蓋自己已有之曰業自相傳言之曰序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主除喪朝廟既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詩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子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又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主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盡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太全曹氏曰凡官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臨川王氏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慶源輔氏曰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三山李氏曰自詩予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威德嘆眇躬之京薄苦前指之高遠也○新安胡氏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君蒿悽愴如或見之也誦其詩想其形容成主之思冀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覆曲盡有無窮之歎詠也哉

通解許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主之齊其家也○此皆昭考之道散殊處上言昭考之道泛自其一節言此言家庭之道專自其一節言言不求道於遠求

道於近也。保明二字亦在行道上。說此比堪多難尚高一層。保明其身而多難不足言矣。此武王之志也。

六帖張叔翹曰。以落為始。如以亂為治。以真為香。以特為匹。之例。古人語多如此。艾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造其盡也。以

聖人對沖人言。故曰德。占義通篇俱無韻。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大全着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征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天。申以嗣王新服。厥

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及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目之戒。而述其言。

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其明。其命不易。保也。無罪其高而不吾

察。當知其聰明。明。思。常若陟降於吾之。為。而無日。不臨監於

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麟按集傳。哉。叶將黎反。古義支韻。各三句一截。

維。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

詩經言終

未能教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
於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亦其可及爾。

疏義及者及於聰敏之地。

麟按上章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章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
行。學問道理。俱說到看實處。故佳。○予與止叶。將與明行叶。集
傳明謨郎。反行力郎。反也。古義予止。紙韻將明行陽韻各二句
一連。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懲後。患莫予甚。蜂自求辛螫。肇乞彼桃蟲。拚飛維其。其
謀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然慎其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於乞
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鷦。
故古語曰。鷦鷯生鷦。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
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其蜂而得。其螫。信
我。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
助哉。

古義初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成王信之。而疑周公。其後三監挾殷以叛。成王至是始自周公
之忠。而悔已之輕信。三叔以致禍亂也。曰。予其懲創往日之失。
從今以往。與廷臣更始。以遠後日之患。予爾廷臣其毋以予往。

日者為昏為復而棄我也。孔云：我令欲慎，不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也。求助之意也。自莫予弄，蜂以十皆追數，往日之失，予之所以其懲者此也。莫之為無音之近也。并通作送，斥逐散走也。蜂以此三林，桃蟲以比武庚。蜂本作蠶，說文云：飛蟲，螫人者。羅願云：蠶種類至多，土蠶黑色，最大者螫人，至死。陸佃云：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愚按：漢書中山靖王傳云：讒言之徒，蠶生，類師古注，以為象多也。此詩此意與彼同。當管叔流言與羣叔，驚然更進迭和，如蜂起然，而成主不察其奸，終羅於螫毒之苦。即謂之自求辛螫可也。辛屬金，金剛味辛，辛痛，即應出，故以為痛苦之義。桃蟲，小鳥，爾雅云：桃蟲，鷦，其雌鷦，按鷦即鷦鷯也。鷦一作鷦，又名鷦鷯。江東呼布母。陸佃云：說苑曰：鷦鷯巢於葦

若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乃婦。一名工雀，一名工。匠其冢，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鷦然故又一名鷦雀。又郭璞謂鷦鷯，小鳥而生鷦鷯。陸玑亦謂鷦鷯，微小，拉黃雀，其鷦化而為鷦，故俗語鷦鷯生鷦，及覓焦氏易林，亦有桃蟲生鷦之語。毛傳解此以為鳥之始小，終大者，義實本此。若以此武庚則郝故所云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為亦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為大鳥也。然鷦化為鷦，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但言鳥耳，未嘗言大鳥也。豈謂鷦鷯非鳥，必待變而後為鳥乎。集者，栖止之義。蓼，說文云：辛菜，薔蘆也。按爾雅：薔蘆，蓼，即以郭璞以為澤蓼也。陸佃云：蓼生水澤者，莖赤味辛。羅願云：越王苦思報吳，因則以

蘇氏傳云。集于蓼。言辛苦也。季本云。多難謂管蔡之亂。蓼以喻
武王之喪也。言已方幼沖。不堪國之多難。而又適當大喪之苦。
故曰又集于蓼也。

麟按。無上事。而曰子其懲其字。蓋有指也。不必依註入。何以且
子其懲。與而後患。自是兩句。不可作一。後下莫于莫字。頗有
多解。坦對以莫對。有較勝。大意言無入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
辛。螫也。古文莫于莫。我如莫。我肯德之類。皆倒句。便文耳。此章
魯詩世學六帖。古義雖各有小。有計。然俱未詳。姑闕。

小豳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豳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麟按。此章若尋其懲而後患。作一句讀。維清肇禋。之

用有成。亦作一句讀。則兩詩各少一句矣。村塾每云。句讀

師其名不。易當尚如此。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解散
也。

疏義解音蟹凍釋土膏動故解散。

大全曹氏曰。秋官雅。大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是除草曰芟。雅音
弟。繩音孕。金實曰繩。

通解柞。柞其木子。非柞木也。曰芟曰柞。每歲春耕皆如此。朱
子引秋官柞氏句。以為除木曰柞之徵耳。此節總敘耕時事。
講意芟柞不是耕。益將耕先芟除其草木。

麟按集傳柞叶疾各反澤叶徒維反

千耦其耘耦手也徂隰徂畛隰水也

耘去苗間草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通解此節總敘耘時事

麟按畛平聲字彙畛本止忍反此平聲者亦以韻相就耳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資其饘思媡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報傲載南畝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子任畔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明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噉衆飲食聲也媡順依愛士大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傲

始載事也

孔疏坊記云家無二主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王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子弟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為類也今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饗而行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疆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彼民作吐注云變民言吐異外內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其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倍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此太宰之

世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有五於為父
所役者望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
傭故此得有之也

通解自此以下至絲絲其庶反覆言耕耘之事蓋農人之務以
耕耘為重然首二節雖略言而未盡其說故復詳之

古義伯長子班固云子最長迫近父也適長稱伯庶長稱孟

陳際泰云人情莫不樂其羣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也

人情莫不樂其羣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也

麟按疏義木全俱云士與以叶是上六句三句一連也前三句

舉其人後三句言其饑嚴詩緝云當饑餉之時有嗇然衆人飲

食之聲其耕夫則愛其婦其饑婦則就其夫有嗇句固帶下作

○串耳集傳耜叶養里反畝叶滿彼反亦一韻

播彼百穀實函斯活

函舍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大全鄭氏曰實種子也

麟按集傳活叶呼酷反古義屋韻含氣而生是疎家精澁語

驛其達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是也傑先長者也

麟按集傳達叶陀悅反古義屑韻驛達厭傑字法各佳注亦妙

厭厭其苗

詳審也庶耘也

孔疏庶是芸之別名縣縣郭璞云芸不怠也王肅云芸者其衆

縣然不絕也

古義說文云縣縣微也。庶通作穰。

麟按上節曰有厭則有不厭者矣。故此重之曰厭厭見受氣皆

足不可以不也。

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昇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通解百禮只承祖妣

麟按集傳濟叶上聲然此節亦三句一截

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飴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

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寧也

毛傳樹猶飴也

鄭箋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孔疏樹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

辨之曰猶如飴也傳二十三年左傳曰饴及胡考周書漢法保

民耆老曰胡

輯錄酒扶高年養疾病

六帖張叔翹曰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以本有之

年設燕享之禮自是豐年嘉會此便是邦家光顯慶若凶荒殺

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

匪且有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

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疏義耕耘收穫稼穡之事也。蓄積之厚用度之周豐年之慶也。三句又因此時此處之所首而推言普天之下自古以來無不有極其贊美之詞。

麟按此節集傳云今叶音經是與馨寧為韻也。茲無韻未詳。帖則欲以馨寧經叶且茲叶為隔句韻釋文且又子餘反詩經且又咀之平是也。然不知古義直云三句無韻為直提魯詩世學又云茲叶肯燭即恐出於穿鑿不足辨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疏義朱子初本此下有下章放此一丁句。

累夏良耜依載南畝

賦也累夏嚴利也

疏義嚴整而鈗利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說見前篇

麟按此一節音叶並與上同

或來賧女載筐及筥其饑伊黍

或來賧女婦子之來饒者也筐筥饒具也

疏義此以下八句言耘之事

輯錄籩與餉同自家之野謂之餉謝氏曰其餉則以黍飲飯也

麟按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在播種之後也方筐圓筥

不一之辭

其生伊糾其鱗斯趙以薺茶蓼
糾然筮之輕寒也趙刺薺去也茶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
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薺為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茶
毒也

孔疏其鋪斯趙則趙是用鋪之事鋪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
釋草云薺虞蓼其氏曰薺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
故為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茅也釋草云茶委葉舍
人曰茶一名委葉其氏引此詩則此茶謂委葉也王肅云茶陸
穢蓼水草然則呀由田有原有限故並舉水陸穢草刺釋文七
亦反

麟按集傳糾叶其子反古義篠韻醬蓼蓼小莖古義引說文又
以薺虞斯句不知孰失

茶蓼朽止黍稷茂止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

麟按土熱坊本多作土熟候六帖引月令季夏土潤溽暑大雨
時行燒雞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美土疆是其
證也

穧之擇挫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擇挫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
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間四間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
也

孔疏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宗
鄉則一族於一遂則一都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
麟被百室亦本概之詞不必必周禮說集傳御側也反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殺時特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唇曰犝抹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六帖張翊翹曰此詩所言祭祀小序以為春報社稷朱子初本
以為宗廟樂歌此注但言續先祖以奉祭不明言其何祭也而
載其篇題之下則云此詩與豐年相似下篇做此益改本也從
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矣諸說紛紜迄無定見然經文曰殺

時特牲蓋四方之牲各從其方之色曰特牲或舉以例其
餘如小雅大田以其駢黑之例則改本之說亦自可通矣
古義四句無韻未詳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土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幽頌者
其詳見於函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紵載弁休沐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俎及嘉兕觥其蘇旨
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紵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休
休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鼎大鼎俎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詳
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

濯盥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寡告燻。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誼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孔疏釋官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一。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孔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言自堂徂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言先不後。天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鼐既絕大。鼎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鼐。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以往之處。不言所以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及鼐。不言自徂。蒙上。有徂之文。鼎則先天後小者。取鼐為韻。

也。禮有冠弁。專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紂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進特牲為說。特牲先女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有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寡告燻。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說。天子之禮也。鼎。鬲。弁。上謂之。鼎。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古者疏義。此門塾之基。蓋門內西塾前之基地。即堂下之南隅。與西階相直處。頌無飲酒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女視濯。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人即前視濯。

視牲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獻顯相以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此若可以類推矣。○祭祀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銅在東房。几席兩敷在西堂。蓋升自西階至東序入東房乃及西堂也。○降牲於基告濯具此則降自西階至西階之南方東北面以濯具告主人也。蓋此時主人在阼階下東北上故東北面而告之。壺及豆宜之類皆濯几席不洗者告具而已。○牲在門外故反告之。反者復其故處也。充猶肥也。○鼎亦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大全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士寇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

弁則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助祭之服也。○孔氏曰休休人穎恭順。○安成劉氏曰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几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稱則內塾之基矣。○儀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立于堂下東西宗人升有西階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遷銅於房東視几席及敷於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於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上牲在鼎西南北者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幕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潔省蠲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重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慶源輔氏曰第

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畫也

通解此詩專主祭說不可與飲對看蓋祭中飲酒也首二句輕只重其人。不重衣冠。壺貯酒。濯供盥。下濯具。濯字又別。

麟按以上諸說亦互有異同姑列以備參攷又無由引大全云基士所立告之位也賓主東西立向主則背賓故朝上立而告也然今大全不載○壺禁在東序蓋禁以側尊鄭康成曰如今方案也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廢禁禁無足者飾朱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容一斛特牲陳鼎於門外

北面鼎入當階東面則鼎固有面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陪鼎者銅也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亦曰羞鼎牲體皆享於鑊然後肉香之鼎羞納之銅登是其用之別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依休牛鯨豕休茲叶基韻或基真茲叶絲韻

於鑊玉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天介我龍受之踳踳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鑊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踳踳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鑊之師而不用這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踳踳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

乏者亦維武主之事是師爾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然如
是走亦武主也已

六帖導謂守而不動養謂蓄而未發○遵養非觀變守且節也
用介非幸災順天時也○師者師其意非師其迹時中之理與
時偕行也故曰千聖之心萬古一道

麟按集傳造叶祖候反疑與受字為韻也前四句以晦介為韻
後二句以嗣師為韻魯詩世學晦叶呼外切集傳嗣叶音祠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
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

云爾

大全建安何氏曰勺簞也舞簞文舞也孔氏云簞舞不用
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為樂章與舞人為
節故以詩為舞也○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
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
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
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主保者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
家於昭于天皇以聞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
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歲克殷而年豐是也

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於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疏義保有者信之專任之久。○綏萬邦者會朝清明萬姓悅服之日也。定厥家則國勢確乎不拔建官位事而致垂拱之治矣。○綏萬邦發豐年征伐之當天心可驗矣。然天又不惟應以豐年而遂止也。所以眷之者不已使其任賢亦不已用以經營天下大定乃致武王之德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詩意本謂武王於伐商之後不以休祥而替用賢之心故其效驗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解之天者以見取人之所為莫非天也。

古義左僖十九年衛大旱甯蒞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竹書紀武王克商之明年其秋大有年舊說皆引老子言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謂武王誅無道以安天下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而獲豐年之報也。厥士謂皆與武王共定天下者凡分封為諸侯者皆是書康王之誥篇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是也。此不專指周召言用召為東西二伯乃其統領之人耳。按時邁篇言載載載樂以求懿德則兵革不試帶褫晏如故能保有厥士左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于以四方者猶言使之宰制運量乎四方也。按書武成篇言列爵惟五分玉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皆可以厥士稱然建官位事乃王朝之職此舉于以四方為言其為特指列爵分土者可知矣。克能也克定厥家者朱善

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四方安定而後克定。平厥家也。麟按此詩語以層遞相毛。即不能知其連截疑亦無韻。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益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類禘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久而可繹思者。以資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

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孔疏。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謚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入見其為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

賞者又可以不思釋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之心也。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通解按此詩述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則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兼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勤勞來故曰文王既勤止曰敷時釋思曰於釋思皆見文王之功也篇中我字皆是詩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意注中子孫亦是指武王言。

麟按此詩前三句以之思為韻四五句以定命為韻而末句思字仍與之思叶節次略與生民末章同。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太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

同上篇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嶺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夫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之高山耳。隨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洋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崇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疏義嶺山喬嶽即高山而疊言之耳山言隨嶽言喬則山之高

者至此極矣。○翁收斂也。○名猶翁河。○猶言泛河水之安流也。○
 隴山喬嶽指一處言。○名猶翁河。○則四嶽皆備矣。○言此以見嶽瀆
 其備而勞之甚。○巡行祭告朝覲諸侯涉險於遠。○非徒然也。○以
 天下之心仰望如此。○得不省以答之乎。○斯命也。○周天子之命
 也。○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其知否。○化矣。
 大全黃氏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
 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
 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
 古義陟。○說文云。○登也。○陟其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郊特牲云。○天子
 通四方。○先柴。○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陳澧云。○中者。○平也。○巡守
 而祭。○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

之事。○以告於天也。○爾雅云。○嶽山曰隴。○說文云。○山之隋。○隋者。○郭璞
 云山。○狹而長也。○按月令。○疏云。○似方非方。○似圓非圓。○是也。○祭法。○謂
 山。○凌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公羊傳。○謂中川有
 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望祀之所以及於隴山也。○喬
 通作嶽。○說文云。○山銳而高也。○嶽。○五嶽也。○白虎通云。○嶽之為言。○塿
 也。○塿。○功德也。○按。○喬嶽。○與高山。○文異而實則一。○尊之為嶽。○所以別
 異於諸山也。○書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
 小者。○視子男。○劉向說苑云。○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
 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
 公。○能大布雲雨。○能大斂雲雨。○馬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哀爾雅。○推訓。○衆多。○又訓。○聚也。

按說文有褒字無衰字衣之博裾者名褒故頌師古訓褒衣為褒大之衣以其廣大有餘裕所以爾雅轉訓衆多又轉訓為衆然則衰字乃褒字之訛也時周之命解與賚同亦丁寧之語麟被隴山喬嶽實高山也非三樣禽河縣景語不重只重徧四嶽故下但云又道也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祀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頌是注脚古義通篇俱無韻

般一章七句

般義夫詳

閱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